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綱山集卷四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龍廷槐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宋枋遠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四

宋 林亦之 撰

誌銘

吉州通判余府君墓誌

余之受姓譜遠而閩高自建陽令以來伯仲散處或家於杉洋或安固黃陂杉洋古田縣之系是為相家余後又有所謂莆田黃石屯者在今古樓山下或曰若廬山繞

山作屋門隨村成生男即為儒而他無所雜用其心故  
朝奉郎廬陵郡丞即其來裔也以淳熙六年夏四月甲  
寅卒年五十有五祖諱某保義郎父諱某累封奉議郎  
母宜人姚氏君讀書不草草持身慤厚與人交有情而  
不忘左朝議大夫文安公於君為族父

文安孫開國  
男諱祖與君

年未冠一日見君所為文驟長失喜謂人曰吾家校書  
郎自唐乾符時棄官不仕拂衣去且二百年而惠安公  
以詞賦起家未幾吾繼之自此寥寥無人即有人其此

郎乎歲辛未君果第進士調長溪主簿有政迹闕升左  
從政郎改左承奉郎知寧德縣遇覃霈轉左宣義郎縣  
有陳姓為多貲忽有夜半鼓噪搥門索其廬得死人斷  
圃下走告之縣謂陳殺吾弟也君諱之汝弟奚在曰初  
更漏且盡猶在俄而且出君曰夜深遇殺爾何為即知  
之其人不能對遂論殺此囚而一縣凜凜不敢欺兩稅  
所出為文書遞移郭落人不見吏官之困滿矣有廷訟  
爾汝可不令其言必得其情莆為名邦聞人才大夫諸

老先生論議有定價皆謂季鸞寧德之政可以為作縣者法而君之聲名自此出矣唐勣轉左宣教郎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左奉議郎通判吉州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君在廬陵凡兩攝郡事獄情纖悉一寓目必得人情於人之肝胃所不能遁者故死囚而更活者數十人經總制累歲逋積為錢緡數十萬官無所須惟民須君慨然為白之不得旨再白之卒以君言為然蠲其半是為廬陵久長無窮之利君為政毅

而慈慈而不可犯撫民如家人視同寮如兄弟用公財  
如其私江西一帶帥及部使者多鉅人交口薦譽之轉  
朝奉郎已逮戍還里門適西淮總領以州綱運為緩例  
降秩主管台州崇道觀命未下而君沒矣吁嗟乎君君  
子也其心於是乎可哀也已君諱鳳所配為白社方氏  
封孺人二子東卿南卿從我學一女許嫁孫曰珪志我  
生異縣每以不識為恨及見君在寧德時以文勸民耕  
所謂縣令世為農家故喜為父老道農事語樸而情至

余每誦此雖未識君面已識君心也卜以九年夏五月  
丙申葬之嘉禾里雙牌之原東鄉來速銘於乎君之階  
郎階也可以遺其後而竟一有也字不及其後以是為君憾  
君曰命也無憾也遂銘之其詞曰

君子之澤其施遠何哉一夕闕而斷芸香一脈本不短  
翩翩有觀來者悅刻爾岡頭其多歎

宜人姚氏墓誌

淳熙八年秋八月戊午奉議郎致仕余君夫人卒是日

也余偶肩輿過紅泉市見市之人爾汝雜雜感眉相吁  
嗟余因停輶問之曰廬陵別駕之母死矣奚哉之母之  
死而能使一市人悲耶夫人為姚姓故左文林郎知永  
春縣諱安仁之女初來歸不得妯娌歡而夫人事之如  
事所尊久之妯娌知其賢相好無間言為家儉朴有以  
飢窶來告即然之無不可之語所出惟一子年尚幼聽  
從師於空山闐然之廬積月裁一歸其子亦卒能力學  
擢進士第所謂朝奉郎廬陵別駕是也族黨女嫁其父

母送之必屬之曰若以夫人為法則終而身為良婦為良母歲在庚寅以郊需封孺人自後建儲闈及慶壽封宜人實千載一日也別駕在廬陵時奉議年八十夫人七十有五嘗涓日合管絃持觴酒為壽老孺歡合官寮歎慕四海耆舊如端明胡公者且以隸筆作仁者壽三大字題其堂既而別駕去而歸即沒矣沒之逾時奉議死再歲夫人亦亡焉吁嗟乎樂哀喜悲其迭見互出使人不得睹其倪如是矣乎以十年春正月十有六日壬

午合其匱於湖頭山之原速我銘從吾學承重孫東卿也女嫁朱箒次孫南卿曾孫珪志銘之曰

有丘莫莫天一方子隅莽眇孫來歲寫之終古幸勿傷

余府君埋銘

艾軒葬  
麥堆

出莆之東門二十里是為紅泉余每過此即慘心况於我為愴甚焉者君之降也以甲午其沒也又後於麥堆凡八月以是我心為愴甚君余姓諱某字宗寔金紫光祿大夫之裔孫也嘗以荆南辟書為松滋縣簿尉意勁

而官下有志者竊悲之所配柯氏子三人騰駿驤女嫁  
柯羔以七年冬十月甲申合其柩寔之上林之原來請  
銘鄉者驥也從我游其可辭余始識君於拜經年為壯  
者及謁我留月蕭騷一翁矣隔一歲過雙闕聞君且死  
于嗟乎君一見而壯再見而老三不及見而死于嗟乎  
君迺銘之其詞曰

惟彼年同我所敬傷哉莫見耿何定穀城可訛其炯炯

光澤尉朱府君墓誌

七年秋九月癸亥迪功郎光澤縣尉朱君卒於乎悲夫  
紅泉耆舊自此無幾存者於乎悲夫余弱歲走紅泉從  
艾軒子林子學一時同舍生有父行兄行子若孫行秀  
眉蒼髮颯沓一堂君時貌已老執經怡怡無惰容問其  
年先於先生者數歲余以是知先生之道尊而君為可  
敬矣君少警劭耽書不好狎蚤歲即與里選隆興更元  
以覃恩補文學再歲調橫州軍事推官改初秩乃尉光  
澤會有死囚縣檄召之夜泊一村虛有遽走前裹兼金

以為屬君笑而遣之或謂是宜以白不則為君累又笑謂之人畏死幸以賂免人之情事吾不曲賄吾不入吾勿慙足矣奚必為是沽激皦皦者乎哉又嘗獲強猾三數十輩該賞格君曰何須此頭顱耶棄不顧聞者歎異之君諱賡字師言或字少裴父諱汝舟嘗以卮酒別所識聞其宴甚乃推席上飲具一賚之君在黨巷以長者聞性嗜禮晨莫子姪來謁必整冠乃見之人有寸能說之不離口聞人惡未嘗輒以語人所配吳氏其子為伯

樞伯拒叔總季年從我於小孤之下最後得子曰阿恩  
女嫁宋確以八年冬十月甲子出殯且將撰日加窆焉  
屬我以銘不可辭鄉也我來小孤君年七十二以足疾  
不出每旬時或三二日猶且呼諸孫左憑右扶過我闥  
未幾我還我還而君沒嗟哉夫君亡矣夫不再見矣夫  
乃銘之其詞曰

弗以禦人而張其門銘也有是鬱鬱乎三尺之墳

陳氏母林氏埋銘

林之受姓派系濶遠其在吾縣又疏為七林子孫多祿  
仕夫人者即其裔也年十八嫁同郡涪水君陳氏五十  
一而廢其治產若教子不翅如男子所為者鄉也徹菽  
適有當世大人工部侍郎來曲堆夫人之孫自也謁諸  
塗且涕泣求薤歌或謂先生每下筆累歲不即得爾何  
其夫人年八十六來寄之母之卒也如是

艾軒母葬  
來寄山故

此曲不待迫促而愴焉悲夫子二人處厚處仁女長適  
朝請郎泉州別駕黃廷瑞次適秉義郎清遠縣尉林孔

彭孫曰雲庚雲白雲鼎從我於空山無人之處其幼雲  
弁雲几也夫人以耆年每遇良夕即呼子若孫若曾孫  
若外孫持杯團樂老稚驩合里巷所喜道歲庚子冬十  
月甲午葬之長樂縣江田村石鼻頭之原處厚來速銘  
夫人年八十時余嘗以卮酒至奧隅為夫人壽其又忍  
為是銘也嗚呼悲夫其詞曰

有窈者虛誰其役何哉百年皆過客夫人言之我戚戚  
十里穹岑化為碧

處士朱君埋銘

小孤山朱氏粵若來三百年其析處林井有處士諱廉者以淳熙五年二月二十有三日無憾而終越四年五月其甥林愷修職郎永春縣丞之子來謁銘嘗於永春見尺紙其道簡叔甚矣宛然筆畫如千年雨落破壁先生之言為百世模矚後乎我生欲識斯人者其訊諸斯言矣所配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林國鈞之女子三人拱揚抑拱於吾為紅泉舊游揚蚤卒是日也因徐林之

原而坎之其旁孫準從網山學年十五已捉筆能為千  
言葬之初為壬辰既而趣之日甲申斯銘也諄諄乎鐫  
已其明焉其詞曰

西陌東阡古民之純豈謂待夫見見聞聞若游若息陔  
葉浮雲是非我言閭巷之言

孺人鄭氏墓誌

百丈林氏自國子司業齊州使君以來為聞家有將作  
監主簿諱某其孫曰某嗜學敏篤未及仕而死死三十

九年夫人乃卒夫人年八十有六故樞密院編修夾漈鄭樵漁仲之伯姊也以淳熙八年冬十月庚申徹殯越明日辛酉葬之馬坑之原來乞銘昔者網山讀書城南時嘗一拜故人之母於城隅精舍轉臂十八年恍如昔者計來重山酸愴累夕其又忍為是銘也夫人家於游洋山之陬有子曰詢齒長於我每攜二子呻吟我廬窻已白殘燈未滅且竟歲而後去其應當門戶惟白頭一母耳吾黨聞此事所喜道說淳熙三年遇慶壽以其子

與鄉書封孺人夫人嫁時速事舅姑無闕德執夫之喪  
瘠甚且終其喪惟菽食女子四人長嫁陳某次左承議  
郎致仕賜緋魚袋陳公諱則之子曰某次尚書郎李公  
諱某次未及嫁而沒其嫁者又皆前夫人沒孫二人曰  
舒直舒長夫人於族黨若丘里有以窶乏欸門者必為  
之涕下有所恤無厚薄疏戚不之辭雖僮婢使令見之  
必問其飢飽寒煖於意若母與人也有恩遇下也以情  
事舅姑也事夫也致其恭其古者所謂良婦慈母也與

於是據梧歎息而為之銘其詞曰

若容也閑言也訥傷哉狸首我紆鬱平林西去轉水出  
有石夢夢老而桀

林東之埋銘

歲癸卯嘉平之月余適上釣螺江逢東戀生語數日吐  
咄未休而孤青東之訃來握手共哭之既而唁其家若  
婦若孥聞我來盡哭幾仆嗟哉東之余初識子於來寄  
山下身頽而長面腴而方是豈其年不及五十者耶齒

方壯好馳馬飲酒一日折節讀書便能向秋山倚檣梧  
呻吟不出戶東之諱浦於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為族  
子余與子久處每見子之事先先生也件件為盡情先生  
往矣事其夫人如先生之存余是以於子益久而益不  
厭大父諱國鈞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父諱克迪功郎  
南安軍司戶參軍娶顏氏子男三人學古希古師古女  
二人長嫁金紫光祿大夫余公諱毅之裔孫某次未笄  
孫曰應翁子生富佚盤豆簡儉裘袴麤質人或以為誚

而子處之栩栩爾學古卜以十一年冬十月庚午徹殯  
且以書致我曰父卒日晨起尚乘舟下金山更呼客亟  
來會蒲弄向午臂小戰扶起亡矣今其兆即為此山幸  
乞我銘埋之余於子為有情者聞是語淚點點其忍為  
之銘乎銘曰

呼爾與出爾廬俄爾之我而非俄爾之吾銘以幽墟奈  
何乎其吁

海陽尉章府君墓誌

縣之東郭二十里有水汗漫百年無祿仕者隆興改元  
粵有二人擢進士第又三年丙戌曲江題名同時五人  
於是衣冠知有此土矣潮州海陽縣尉於五人者年裁  
二十有一井里之人所獨誦慕焉闢之甑而孤自刻削  
讀書長七尺子林子艾軒過漁溪一見之甚矚目闢之  
到海陽僅逾歲所獲強猾十餘輩於賞法合改秩闢之  
若罔罔無所聞者且語其母曰取他人項領以為高車  
大馬之計次郇所不忍為也其母矍然曰有是哉吾復

何所患潮陽一帶傳舍多破壞及是數百里為之一新  
然竟以是卒潮之人有愴焉出涕者曾祖諱某祖父諱  
某並不仕府君以二十九卒闢之二十六而卒無子有  
指其府君之墓曰是宜改窆其母聞是語且涕曰嗚呼  
短長其在是乎闢之之死也母每哭之即瞑絕從父之  
兄次邠無以慰其母所產唯一子曰印醜眉日照耀誦  
書揖客栩栩如成人母忍悲一言之遂以為之後嗟嗟  
乎難矣哉越明年次邠又生男方彌月其家有老媪夢

海陽謂之曰吾必復生於是生之日以顧之似我為徵  
及生宛如媪之所言者聞者異之闢之有吏才不苟取  
在海陽頗有能聲惜乎其不能騁也如是母夫人曹氏  
所配為林氏也淳熙元年夏四月壬午葬之大湖橘坑  
之原母老子弱妻穉其亦可哀也已闢之為章姓於余  
外弟也昨者從我遊且有歲寒繾綣之意又忍為是銘  
也悲夫其詞曰

有隕其葩有苑其牙訊之占夢是耶非耶揭陽之荒白

羽冥冥闔戶三思有如此銘

邕州左江提舉方公墓誌

吾隣有方姓諱與者以五年夏六月七日卒秋八月壬寅葬於龜山之原余時客紅泉其孤以書來涕語悲酸且屬我銘其墓是為久故隔牆者不可辭建炎多事君以海舟發身丞相魏國張公來帥吾閩以君為驍健通練嘗遣至政事堂白海上可否事潮南有強猾據海島積歲為剽鹵南粵帥辟以往一鼓而勦其窟穴得舟三

十六又聞有劇賊已成禽復突而去府趣君捕之君為  
一二鐵繩且語人曰殆將穿其頸以來蹤跡至南海卒  
獲之同事尚未之知君為酒酒半行而出其賊各帶鄉  
者鐵繩跪來前一坐驚畏余蚤歲所聞有此一二事後  
此二十年紹興三十二年也兩淮治兵君起家從魏公  
幕府島嶼散處如異時屠狗君舉手一麾而千人頃刻  
為可集遂隨舟師鼓行而至於東牟即墨之下以是積  
勞至武節郎差邕州提舉左江兵馬賊盜公事沿邊溪

洞巡檢使父某累贈武義郎母安人陳氏二子長曰知萬次曰知彰知萬以從軍膠西自能致身今為修武郎魏公嘗目之曰爾貌何癯而膽之壯也知彰遇郊裡補官女五人未畢嫁君凡四娶曰鄭曰陳曰趙最後又為陳氏封安人君年且八十上馬下馬一如少年時卧地上躍其身可二尺許每撫刀斬其屨屨斷而趾不傷嘗遇賊槊中其腹復裹之以纊鳴鼓鏖戰嗚呼悲夫吾里有若人而竟死於蕭疎江浦豈不為壯士惜也嗚呼悲

夫迺銘其詞曰

哭之胡為此水湄男兒等死死無時吁嗟尺石涕沾衣

曹子不占坎誌

余同學於莆陽子林子之門有曹不占者年裁四十而  
死是為可弔也已不占長於我一歲每於客階則肅我  
先其坐也坐其下鄉者刻意不止為世俗之所蘄好者  
惜夫已焉此志也二年春三月壬寅迺窆於烽火山之  
原其子無作來請銘余湛吟不忍捉筆一紬思即涕下

不占名繇父昂監梧州元豐監年不逮三十不占以其  
父逝之九日而生傷夫君也生不見其父死遺其母哀  
傷夫君也迺銘之曰

于嗟乎北山之禽結巢生子不得力空爾顛顛涕沾襟

欲寫銘歌愁我心

陳涉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憑三尺  
逐秦鹿使羣兕看享富貴見逐客

碑

鄭氏母坎誌

余姊妹其嫁鄭氏者鄉於犀斜把余袂而哭曰悲夫有

是夫他日其有是夫余嘗寘之心胸

骨或作

弗敢忘淳熙

元年春正月姑妹且死其子璋來謁喪事余以原上之語不去耳故惕惕然僅以卒事也其夫諱朝昌字元吉亡之十五年於是合窆焉次子俊二女已嫁塗其坎二年正月乙酉也某於是道其所以然礲甃而銘之其詞曰

雙林之脊庵然荒棘昔者之言如此墳也三尺

陳氏母坎誌 仲罕

夫人李氏故處士陳文剛之妻從我於犀斜坡也之母也既祥之歲日南至又七日丙午合葬於後坡之原來請銘處士再娶蚤逝羣子俱幼夫人長之精之嫁之昏之教之各盡情里之諸母夥言之不獨一人諸母辭也是宜銘遂銘之其詞曰

有撫者巢其子七三其母兮母心一我爾敬之慙爾甓來者欲諱此其實

曹叔明寔銘

某所識曰叔明所遇人必盡情其死之日人亦共為之  
哀以九年冬十有一月甲寅窆於太湖中峰精廬之北  
隅叔明諱晟曹姓年四十有六其配長樂陳氏其伯兄  
昂承信郎監梧州元豐監仲兄曷吉州助教君於我有  
歲寒綢繆之意其子豕從我游吾於是銘之銘之曰  
車之馳其輪虧悠悠大窾無停思以是息足者其誰書  
之尺石不可遺

曹氏母窆銘

子微

曹氏子彖以元年冬十有一月來告葬期且乞銘去年是月二十有五日常銘爾父矣今年是月二十有六日余又銘爾母於乎悲夫人世之促促也如是爾於乎悲夫迺為之銘曰

江之南長爾思掩之七日恍其萎安得青囊無支辭

孺人曹氏坎誌 陳氏母

夫人曹氏葬有日處士謂庚卣鼎是弗志也惡可志之其惟網山乎嘗及見聞是語慨然一慘心遂銘之其詞

曰

縮縮爾事其姑婉爾循其夫有造其除驩以洗腆亟  
以趣我其寫之烽火之隅年為執徐其月日也實在於  
析木之虛

章徽之妻盧氏坎誌

海陽之章有曰次邴者卜以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乙未  
日南至越十四日戊申為其婦盧氏徹殯塗卒之踰月  
而徹殯塗禮也二子印曷印淶俱穉齒嗚呼悲夫嫁之

日歲甲午卒之日歲甲辰自甲至甲其十年伉儷之情  
乎余聞是語愴於心遂以志諸石也嗚呼悲夫

國子生林氏坎誌

麥堆雙闕之西南隅是為艾軒先生中子同季之墓冬  
十一月庚申朔乃掩土中子字幼康嘗補國子生卒且  
三年矣娶陳氏其子為科斗於乎悲夫吾悲斯墳也才  
易月其又忍誌斯石也於乎悲夫

章由之幼殤坎誌

章三十九弟由之有子曰印鹿生且鄉醉矣豐潔而儂  
好元年冬至十有三日乙亥卒越明日日下稷埋於疎  
野之西陬其去我冢也尺有咫於乎悲夫余以是心重  
傷焉誌之者誰網山山人月魚氏也

幼殤小坎誌

悲哉吾耑而冢阿翁之死裁兩旬汝乃接其死吾哭汝  
於草山吾何心汝之生日有幾衰而坎之空岑吾何心  
初其墮地亟鄉之火雙目晃晃又闔而微笑是惡得為

眉子也於意

網山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五

宋 林亦之 撰

祭文

艾軒先生成服

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豚之奠  
敬告於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子林子之靈嗚呼先生  
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謂其師之可以盡

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呼先生其吾父也撫棺  
大叫有所不可忍傷哉痛哉傷哉軻之死千載而  
有伊水伊水不可見又寥寥乎有吾先生一等談論往  
往自六經絕筆此為獨悟是軻之後有伊水六經之後  
而有吾艾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  
而師事之百年宇宙而亡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  
又恨何如也嗚呼痛哉三日之殮門人之經者出亦之  
又帥紅泉諸生再哭之亦之之來紅泉以其隣為東井

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  
誨之曰如其諸孫行也嗚呼古道闕落非先生其孰起  
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託此亦之所以仰天痛哭  
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乎痛哉

艾軒先生大祥

七年夏五月五日越明日丁巳侍郎先生以是日大祥  
祥事告已門人林亦之敬以酒漿魚膾之奠再拜哭酹  
於堂下嗚乎麥堆三年倏爾徂盡門人治任紛紛去軫

我於此邦有如并州來時弱齒今焉白頭可忍一日言  
復故丘遶墳長號其嗷嗷天地無人六經無師何土  
可留何山可依昔人何為撫膺痛哭亦謂四海莫頓此  
足當年河洛不絕如帶賴有羣子晚歲猶在紅泉之道  
豈曰終僵願我同學宇宙斯張日月不返疑服告終沾  
酒寓情悲來無窮自此重趼痛連心脾年年是日黃梅  
雨飛鳴乎悲夫

艾軒先生祠堂告成

淳熙癸卯二月丁酉日故工部侍郎艾軒先生祠堂告  
成門弟子近遠至者數百人郡侯祭已迪功郎致仕吳  
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酌酒告於祠下嗚乎大道根源  
昇諸聖賢千年百年乃見一人孟子無傳發於洛川洛  
有程氏莆生艾軒于嗟先生皜皜誰匹六經脈絡神解  
心得同堂相歎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  
者始知孔子不在訓詁不在文字莆人四世祖孫父子  
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蟬聯簪組一時楚楚如

齊如魯怒爾梁壞哀沉痛深有來賢侯式慰我心一國  
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茲土七閩都督義重交  
友買田以祀邈乎不朽吉日維戊侯來執筆冠履雜沓  
有淚如寫先生之道自此長存願究遺言勿絕此根

父大殮

乾道七年冬十月庚戌孤子某敬以卮酒家殮致酹于  
處士考君嗚呼昨者食於斯今者酹於斯舉聲一哭心  
魄俱斷蕭然杖經茲焉乃具是必倣諸古蓋力之所至

惟是耳若謂我生汝汝今頭欲白而終無一事為稱吾  
心又何必做諸古此我不肖子也槌胸大叫其將何辭  
以對也嗚呼蒼天嗚呼痛哉

父大祥

乾道九年冬十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孤子某謹以卮  
酒雞魚之奠敬告大祥於考君處士之靈結巢莽蒼去  
日不可返摧涕一出心潰血零百年號慕其將與此身  
俱滅也耶

犀斜

乾道八年冬十月十有一日丙午孤子某自三十里奉  
考君處士之柩卜葬於犀斜之原日向中乃掩坎而以  
杯酒盤殮敬酌之嗚呼傷哉貧也養生送死焉得而無  
憾雖然數尺之壟可以固藏蓋亦行其所聞者如是耳  
捫心涕絕千古永極

南山墓

三十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子某謹以觴酒盤殮

之祭敢昭告於考君承事墓下嗚呼十年松楸有如昨日如是一杯又將隔歲敢告

外舅大殮

六年夏五月丁巳吾婦翁評事以是日大殮甥網山林某敢以卮酒魚豚之奠敬告之曰嗚呼悲夫吾家去此相望數驛一日為此來而婦翁死傷心何可言翁之死故人親戚翕然為予悲雖欲勿悲焉得而勿悲也翁自病至死沉瞑無一言每睹我來即以目視我亦了無一

語阿女以是故敞胸嘔血其聲呼呼翁之不肯出一語  
豈其於我有所淒然者耶吾來此三十日翁之見我不  
翅如三十年知我者我又何可恨幽明之隔不可復見  
生死數語如此卮酒

又祭外舅

八年夏四月戊申甥網山林某謹以斗酒一食自三百  
里致酹於惠安丈人陳公之靈嗚呼昨者拜公未有旬  
月豈謂訣去及我未發一見而死耿恨何窮苟不有是

孰為婦翁適以衰衣真哭鵠靈計程南首心眩涕零何  
年重來萬松蒼蒼前度劉郎苦為肺腸

林公執

三年冬十月壬子同郡生林某并姓名三十人以卮酒  
盤飧敬致酌於故承事卜丈林公之靈嗚乎八十之老  
故國喬木有此彫零云胡不哭街南巷北生事如麻垂  
簾市中所謂君家君家何如教子一經十年聲名機雲  
弟兄國人於是謂公有子問詩問禮來者楚楚我輩小

子陳良之徒斗酒哭公義其然乎死而有知聊聽吾語  
有子如此公其不死

李監倉

四年夏五月甲寅曲堆林某敬以杯酒盤殮哭故監倉  
李君之柩於龍山塔下嗚乎十年戶外足迹可數公一  
見我如所未睹我亦何能而相尊俎反覆念此涕零如  
雨龍山之巔上入雲霓公居其旁我居其西日則一至  
夜則一來談笑無限欲去徘徊人皆謂我咄咄

丁忽  
反恠

事公聞我語喜而不寐天下所難難於知己不謂君子  
知我如此公於文律所長儷偶加之數年可以不朽公  
之潔已有似冰壺闔館之夕掩然弊裾如公所為知之  
者誰公所敬我謂其相知視公之貌萬斛之舟豈謂一  
死乃如轉喉芻靈所居嚮者書惟於此酌公觸目生悲  
百年隔濶有酒一卮肺肝之言而盡於斯

陳以中

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一日甲戌林某合丹井羣居來哭

吾友陳生而告之曰嗚呼昨者無端紛紛行李子來語  
離亦自知其謬也而不知此行乃為死期嗚呼痛哉子  
之胸腹粲粲可數所視羣居有緩急即推身出力以相  
助胡為一死千里冥濛言之愴心也嗚呼子平生於人  
吐肝出肺相視如骨肉子之死於吳門也誰收汝骨誰  
尸汝喪吾黨不得一撫棺而哭子今夕何夕子之兄弟  
招汝魂魄吾得以哭子嗚呼痛哉吾黨有若人者其死  
之日無骸可哭望影而弔何者為心目也嗚呼痛哉

陳旦中

六年二月十日日向夕林某合吾黨十數人以卮酒豆  
肉致酹於吾友陳生先輩之靈嗚呼汝兄之死方感予  
心今復哭汝悲惜彌深汝於一輩有如蘭芽娟娟數莖  
其標已佳不謂一疾骯然把骨此豈久長言之涕絕今  
夕何夕曲堆之旁澆酒地上舉目淒涼雖然今夕聊道  
歎曲明日重來夕陽空屋

林斯容

癸巳之歲春正月十有三日丁巳林某合徒友二十人以卮酒盤飧致酹於故林生二十四秀才之靈嗚呼痛哉汝走僮耳曰哭其父豈謂迺身復死於是按彼圖經此為何處爾父爾子於焉俱死岌然伯兄纍纍病軀乃自朱崖隨一蠻奴骸骨兩函出入崎嶇十日五日行店俱無夜所投宿路傍草埔我聽此語累夕驚吁亦有定喪可曾似此等為死耳况有若苦勿謂鯨波邈焉已隔所聞哭聲乃其故集一杯招汝亟其來止無為天末羈

愁之鬼嗚呼哀哉

友人稚春同爨兄

年月日林某敬以斗酒一食哭酌于吾友稚春同爨兄  
之靈嗚呼稚春朋友道闕唯君為盡之撫膺長慟傷如  
之何自幼結交便同襟袍於今白頭不見其過曩遭巨  
浸吾婦初產四更呼我即來並爨奴婢雞犬各安所館  
宇宙斯人命一何短我雖共廬身常作客門戶短長妻  
孥纖悉有來家書皆君手跡阿誰弟兄如此用力嗚呼

稚春君死十日我始聞訃逆旅一號魂驚魄懼父無丁  
男妻抱幼嗣天下單子此情何措嗚呼稚春爾之阿翁  
即吾之翁爾子可教當發其蒙君能先施我敢負君割  
心一卮敬寓斯文

曹聲之

嗚呼故人有子故人有孫胡為一巢一雛不存我近客  
還過我紛紛人各謂汝非昔郎君我喜未已哭聲忽聞  
三世孀嫠筑筑一門伯道無嗣可續其傳李密祖母昌

終餘年質之蒼天，天其愈高。唯是朋儔相對，悲號新涼。雨過月明，秋毫亡者已矣。未三奈何。

光澤朱尉

年月日同舍生林亦之、林通平以卮酒一食，哭酹于故縣尉二十二丈朱君之靈。嗚呼！昨者識君紅泉之上，義為朋友齒。則父行今者，哭君小孤之下。當時龐艾其存，已寡先生。初出羣英，沓至金簧銀甕，照耀天地。又有羣老故木蒼松，鴈行升堂執禮，甚恭于嗟丈人。是為一數。

每視我輩連心並肺不謂偃斧忽爾木拱欵欵舊遊纍  
纍新壟同州秋浦一水蟬聯昔造其廬今弔其阡一杯  
長號轉臂陳迹百年永訣有如此夕

曹子微母

淳熙改元春正月丙午林某謹以清酒穀菽之奠致酌  
於故孺人陳氏之靈嗚呼昨者故人墳土初畢去之七  
日又弔乃室茫茫太空孰為短長遂令支蔓其說多方  
通家之集如今幾年劉郎去後孟母復捐豈堪逝者如

此翩翩追舊酸摧淚點雙懸狸首一卮亦云有子勿謂  
幽壤卒焉若是况乃賢淑一門之懿視此辭辭可以勿  
愧

陳壽夫

元年春三月乃日上弦越明日乙未同舍三十人謹以  
觴酒雞豚之奠致酌于壽夫陳君之靈嗚呼三二年來  
吁嗟弔文兩悲瘴魂今復哭君所謂南陬莫非死客有  
來行李何必此域乃如結屋萬竹幽幽可以長子可以

白頭何事翩翩却為此游黃茅客舍尸骨誰收君死之  
夕不知其時於此一哭即為死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雜然來聚沉痛中腸隔海蒼茫煙雨生狂為語行人好  
還故鄉

海陽章尉

甲午之歲夏四月壬午外兄林某以斗酒一食致酹於  
故海陽縣尉章四十弟闢之之墓嗚呼闢之日已向中  
泉關永隔傷心可奈何傷心可奈何一年凡幾日而吾

兩涉江以送奠人欲久不老何可得耶嗚呼秋風網山  
明月疎野此意斷絕如今幾年每一紬尋即頭暈而眼  
花亂矣嗚呼悲夫他日其有知我之悲者乎江南一帶  
吾不忍視之長號一聲策馬而去滿山松栢相思何處

曹不占

年月日林某合徒友三數十人以卮酒豆肉致酌於故  
友人曹不占子之靈嗟哉不占昌陽一飲去之幾日而  
乃捉筆為子酌辭人其無情則已若其有情則此情何

時而已耶嗟哉不占了無是非了無可否故人無德於  
己者亦無怨於己者二十年來我之所以友于者唯是  
耳嗟哉不占花蹊西偏有宅一區子以是為歲寒切磋  
不可緩者而子乃止於是數日沉吟出門入門有所不  
可忍乃知昔人於西州門啾唧痛心之言苟非我輩何  
從有此等語耶嗚呼哀哉款款故游有如兄弟平生胸  
腹寓此一涕

夏循矩先生

年月日某人以酒漿魚豕之奠致酹於故循矩先生柩  
下林某為之辭曰嗚呼先生百年黨巷於焉解惑樵車  
過市安得不哭嗚呼白頭讀書賣屋而葬黔婁君平所  
可道者唯是爾先生又何憾耶近遠畢集里門之隅乃  
如陳相盍循其初空亭一卮聊道款曲魂如可招敢後  
宋玉

林伯謨

嗚呼伯謨其死矣乎昔人於昆弟父母無間言乃謂之

孝君之事親唯謹爾其視諸弟壺漿豆肉寒袍暑衣盖  
有人之所難者而君無難色嗚呼君乎惡可謂之世人  
而已乎綠煙之下花竹如畫君不可見傷如之何悲酸  
數語道此胸腹勿謂泉關閻無白日

林斯行

二年秋九月朔日巳卯同舍三十人謹以卮酒盤殮之  
奠致酹于故友人斯行林生之靈嗟哉斯行其於羣處  
娟娟可憐胡為一死不逮中年所嗜雕蟲不險不俗豈

謂歲月一等埋伏乃如菜畦便可終老何必去來蒼雪  
古道嗟哉斯行日者雙棺來自儋耳今者東吳復哭吾  
子人生慘禍萃於一門首尾五年三度招魂行道相語  
已自驚吁况乃故遊悲冤何如嗟哉斯行華亭水鄉鶴  
叫三更夜航船上歌聲短長欲弔羈魂跂莫之往白日  
一卮其或可想

鄭唐仲

嗚呼人生滅沒百世同轍君其長逝我所深惜君於壯

歲刻意問津以是得病豈為俗人茫茫宇宙安有斯病  
窮海得此敢不起敬再拜柩車是為里門勿即遽去聊  
寓一尊我為此文不獨弔君想得九原亦喜斯言

青龍陳君

六年秋八月既望越某日網山林某敬以千里一食致  
酌於故提幹二丈青龍陳君之靈嗚呼舊故一別所懷  
無數孰謂彫零乃如此遽我緣長者一下錢塘君聞我  
來數程宿糧逆旅一見便如曩昔義薄層空身纔五尺

款款謂我淝人讀書胥矣富人傷哉寒癯欲為數椽  
葉秋浦有來館我不問爾汝願憑指畫為之準繩我敬  
此言我愧非人祭祭高致曾是滿堂適我南歸君其云  
亡吁嗟舊遊零落一方向時射圃草如人長視人子弟  
若其子弟想彼州閭誰不出涕我有卮酒哭君何處船  
下姑蘇華亭東去不知何年問津於此憑高一慟落霞  
千里

章氏婦

嗚呼嫁車何年葬車在門嫁衣何年殮衣已陳人命朝  
露人世浮漚反覆歎息短長勿論惟是朋友便如閨壺  
今日之義一杯敢後

林司法

年月日司法林先生訃來學生某聚哭於里門佛屋且  
以卮酒一食敬酌之嗚呼先生少年場屋姓字鱗鱗里  
閭模楷脫屣莘莘白頭一官雷州參軍尺寸未騁叢祠  
招魂南為儋耳北是鬼門安得不死吾黨悲寃不獨一

身旅骸數人經涉半年凶問初聞六月炎海萬里故園  
莽不可見徒有此尊哀哉

林稚春母

嗚呼空山晚歲寄巢一枝可忍長訣交橫涕洟王珪之  
家周瑜之母千年百年曠哉天宇縞衣數程來赴喪期  
未曰有子有母如斯故於棲息欲託情重書曰網山浮  
家之洞秋風落葉丹旒翩翩全家哭送卮酒何年

陳監場夫人

四年仲冬之月丙申朔越九日甲辰某以斗酒一食致  
酌於故監場夫人林氏之柩吾里有母年濱九十如此  
減沒行道傷惜母也教子唯是擇隣與其子游耆老數  
人母饋之食無或難色至今黨巷謂是母德歲時親戚  
夜或宴一作與聚母也哀年端坐無倨此來涕淚曩嘗登  
堂百年女法一夕云亡羣孫愷慈各自讀書諸婿豪華  
亦有懸魚蕭騷海畔如母者鮮母也且死復何所恨里  
有故母古昔可聞嗟哉莫見瑟瑟傷魂立冬大招遠日

不來卮酒長訣華屋蒼苔

谷堂贖和尚

四年孟春之月人日戊申網山林某以香茶果子致祭於故精嚴長老谷堂禪師之靈吾里精藍一千五百本色道人此為巨擘昨者浦西尚及一見惜哉已老使我心眩諸方談禪拈樵豎拂何如谷堂無句可說嚼蔬吞飯一等真實即此真實是謂古佛豪傑雜雜交朋不知其人視其所親胡為一日寄我短札題其年月款款話

別天寒日暮快我行客平生草鞋這回得力芝山之下  
松徑成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浮屠不哭我豈無情聊  
寓杯茶有淚縱橫

陳子白母

嗚呼昨者死喪井陌共嘆矧於我輩尤切淒斷嗟嗟夫  
人良婦賢母絲調鳳鳴蘭芳芝秀何為一疾遽隔莽渺  
年過五十已不為天王珪之客梁鴻之賓風雨盤豆義  
如家人行矣剝靈同是一哭孤墳屋角痛注心目

清遠林尉

嗚呼里閭老大如曉星寥落君不可見傷如之何君之胸中了如童兒一物不留况乃是非門庭庠隘人唾其儉君則甚安不動一念以此所積富而且壽以此不惑死生如畫紛紛來哭視君前輩豈為一哭無從而潰十月寒原衰草殘雲情寓此酒悲視斯文

網山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六

宋 林亦之 撰

祭文

代惠安陳仲鱗祭父

乾道六年夏五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虞處璆諸孤謹  
以酒漿醑菽之奠敢昭告於考君承事嗚呼吾父之年  
不為短吾父之死而吾兄弟哀號痛裂若不得活吾兄

弟平時未嘗歷事只謂百年如是而已今每一遇事茫然無依惟舉聲欲哭嗚呼明朝後日百事縈腸此哭也何有窮已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高德庸祭外舅

元年冬十有二月既望越四日庚午高某曹某謹以觴酒雞豚之奠哭於婦翁承事林文樞下嗟嗟丈人胡為此來耶吾兩人阿翁俱棄去所視婦翁即吾翁也吾每扁舟到岸頭家人未即來而翁已來江上招手喜見眉

髮一年十箇月我如飛蓬斷梗南北無定居唯是歲殘  
薄言來還婦翁女婿銀盃團欒誰謂今歲每年時而為  
此道旁噫嗚一酹耶嗚呼吾寧忍言之耶死生之隔傷  
心無數何以告哀有淚如雨

代陳鈞叔祭奠

二年冬十月某日衡卣諸孤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於  
西隱之原以是日掩坎而以杯酒盤飧敬酹之嗚呼昔  
者死喪我尚童稚瞿然叫號曾莫可使十年佛屋寂歷

空敢此念一來推剝肺肝豈謂殘喘尚及吾母他山落日  
斃斃累土銘彼懿石松栢不死其有來者曰阿爺之墓

代陳景章祭李監倉

四年夏四月既望越九日甲寅陳處厚以卮酒一食敬  
致酹于故監倉從事李丈之靈嗚呼人命危脆如草頭  
露頃刻可翫忽焉滅去所斬如公豈曰寸尺一日不見  
便為陳迹公來海渚曾是通家上堂拜母情好無涯哭

公之喪不獨余身吾母吾婦涕淚沾巾公之嗜好曾非  
世俗所得俸錢買書滿屋如此人物所謂金玉不愧昔  
人可以瞑目我來哭公龍山之旁追念昔遊歷歷悲傷  
壁上新詩手迹未乾胡忍視之摧析肺肝平生之懷寓  
以杯酒公不忘舊公其來否

代章由之外姪大殮

嗚呼死喪之戚是為可弔所謂無憾斯焉盖鮮一封鸞  
誥一作錦來自日邊天下婦人盖亦有焉寒溪一帶環村

而流兄弟親戚團樂白頭女子之嫁胡為有是今其有  
是是亦可已所愧一作恨我輩異縣他鄉終訣之夕渺渺  
茫茫百年此念何時可忘長號一酹我心欲狂

代章由之祭外姪

年月日謹以觴酒豆肉哭吾丈母宜人於古龍道下嗚  
呼贊皇公昨馬南渡攜其甥以來為之擇對而配以夫  
人夫人之生何者為可恨也空村六月岌然之樞將走  
故墟我輩一二甥哭此道上一作下肺肝如裂嗚呼百年

之母暫焉不得面即之魂飛去况如是一掩土而泉關  
杳杳無有曉時耶悲痛之語所不忍道唯有一哭哭之  
而又哭也已

代衆人祭林美政

七年夏四月辛亥故承事林君以是日大招王仁合徒  
友二十人以杯酒盤飧敬酌之網山林亦之為之詞曰  
嗚呼君於井閭所謂善人平生好事相見情親兒郎莘  
莘一皆業文獨力當門不憚苦辛胡為晚歲若有促迫

朱崖萬里隻身羈客生無來書死不知日只憑南風收  
召魂魄人生慘裂何者可說所幸諸子屹然自立檳榔  
海頭濛濛島居旅骸何寄舉目悲呼二子徒跣窮涉號  
慕長途歸魂須一相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卮酒登堂  
迺君家鄉

代盧國寶祭母

嗚呼人生一世如風之奔有母八十哭之何言我雖無  
憾我心不然憑棺大叫不孝蒼天嗚呼蒼天奈何此心

靈車且遠不可追尋唯是卮酒長號拜跪子母平生如此已矣

代高子羽祭清叔

嗚呼相見未幾有是來哭不知死捐一何其速所視親戚涕零不足亦謂肝腸了無一曲昨於未病乃如催促伯姊仲妹一至其屋悲痛此語歷歷死別有來卮酒恍如面目

代從弟履之祭外舅父

五年秋九月十有三日丙寅女孫婿林士端謹以酒漿  
魚菽之奠哭故承事翁之柩于道上嗚呼阿翁之死莫  
然其順也此為不憾吾又何悲翁之作室寸寸辛劬頽  
波突出隱然晏涂如是幾年去如轉臂昔聞此語傷人  
肝肺嗚呼水南草木秋風蕭條自此而逝杳不可招亦  
有卮酒行行揮涕翁勿遽去吾其為翁女孫之婿也

代余師春祖母大殮

八年八月既望越六日甲子亡祖母宜人以是日大殮

承重孫余東卿敬以酒漿雞豚之奠哭酌於柩下嗚呼  
廬陵一歸乃哭吾父未及數月而祖父棄去所恃祖母  
如百年大樹胡為一夕復爾僵仆嗚呼痛哉為人子為  
人孫三年而哭三喪惜惜人世何以為活也前之哀斬  
也後之哀齊也質之古不敢以輕者易重者惟是仍其  
杖經撫棺大叫斂胸瀝血哭且盡而無聲可哭也哀哉

代祭稚春

年月日亡男九郎以是日大殮汝之子尚幼阿爹使汝

姪孟同小同隨汝妻以卮酒酹汝嗚呼天乎吾老矣吾有三子曩者哭其二焉今又哭汝嗚呼天乎予何幸有是夫子年七十五而無子女之子年五歲而無父老者老幼者幼汝何遽棄我而沒也聞之昔人喪爾親無所聞喪爾子喪爾明吾今而後乃知此言之悲也子哭親喪不敢自毀庶乎可以當大事子之死父骨無所託是安得不斲絕耶爾子藐然未能杖吾舉聲一號爾妻爾子隨我後而哭幽明道絕汝或聞此哭聲其亦何腸可

斷也

代友人祭稚春

年月日陳日益等以酒漿魚豚之奠敬哭吾亡友稚春  
於綠煙亭下陳與機以齒長酌酒以告林亦之為之詞  
曰嗟嗟我里有如吾友平生義重千金塵垢胡為一夕  
倏爾彫逝交遊拊心行道揮淚艾軒之門雜還瑤琨一  
時朋儔知有稚春即謂歲月可以橫鶩豈為屢跌尺寸  
不遇李賀無壽孟郊竟窮昔人遺恨乃萃爾躬草堂數

畝所謂鹿門杞菊孤標盡室逃喧生無雜念死亦先言  
此尚不亂他皆浮雲父喪良子兒失良父况我金石悲  
情轉苦繾綣一卮哭君何處當門白水寸寸愁緒

代曹子微祭父

年月日孤子彖以觴酒雞豚之奠敢告于考君嗚呼灾  
禍之來乃如轉臂吾父生無一疾一疾遂不可救蒼天  
蒼天母乃太酷耶母氏彌年抱病藐然子女况俱未有  
所識而父也棄去吾攜吾妹隨吾母哭吾父吾何以為

活也杖經既具敢以告哀吾父聞此語其亦痛不可忍  
肝腸寸裂也耶

代友人祭曹叔明

九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十有六日癸丑同舍三十人  
以卮酒殽菽之奠致酹於故曹十九叔明之靈嗚呼曲  
堆幾年逝者如許遽失海陽復哭吾子豈為故人俱止  
於是情之所鍾不可排棄君有家室豈無所累悠悠終  
歲若無一事人生頭白無時休息如君一日乃為一日

昨者往還亦惟有君可是侯芭便識子雲柴爐情語歷  
歷俱存恍焉莫睹落涕傷魂來朝空山日短天寒君有  
令子何復可寃于嗟今夕有來哭者十年交情明燭之  
下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

冬十月既望越浹日乙丑海陽縣尉四十弟之柩歸殯  
於疎野原頭三十九兄以杯酒家殮哭酹之嗚呼痛哉  
嗚呼哀哉汝不緣寸祿汝視南潮陽數百千里知為何

處而乃死於是福無絲髮灾如丘山嗚呼痛哉嗚呼冤  
哉人孰不有死而汝如之何其死也汝母老矣汝婦幼  
藐復無所字汝如之何其死也凶問之來吾哭之累夕  
即招汝之魂魄為汝之主謂喪有無後無無主也親戚  
間巷朋友姻舊來者哭於我所視靈坐之旁闐然無杖  
者莫不長嗟痛涕以是為深冤也吾走兩驛得汝之柩  
汝母見我一哭幾絕汝婦憑棺而立而已不能哭嗚呼  
痛哉天之禍人無乃太甚耶既而阿母呼我言曰吾與

幼婦兩身一命惟汝生死之汝能生我我即活不則吾  
二人不待及門而死也語畢拊膺大哭吾亦哭如是三  
呼我皆哭卒不曉其語汝之兩舅乃從其旁而申予予  
固不敢逆母之命然予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母  
曰汝夫婦尚少此非所當慮吾之子死矣吾今無所依  
倚汝其許我即令醜子杖經隨以入汝不許我則速持  
我之柩來我亦不顧此命也嗚呼痛哉吾無父母阿母  
即吾母也吾母以生死詛我吾其敢逆之哉質之古人

有名其從弟之子為穀者蓋取其兩家共此一子也昔  
有是言吾其敢逆之哉雖然汝婦今有遺娘苟男也即  
以醜子歸于我或我更得男也則以此男為汝之後而  
阿醜亦歸于我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然則吾誰欺欺  
天乎吾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嗚呼痛哉嗚呼冤  
哉

代陳仲罕祭女兒

九年冬十月壬申林氏孺人十八姊以是日出殯柩車

過吾屋弟陳波敬以酒漿雞豚之奠於此哭酌之嗚呼  
父沒之年我尚遺腹曾是數歲伯兄奄沒一門惇惇孤  
兒稚女况以病母生何處所吾母幼瘠羣姊及嫁慰母  
目前妙為隣舍諸孫繇蠶明燈夜闌尚來母旁戲笑未  
還胡為一疾倏爾捐祖母之哭之淚斷眼枯我之哭妙  
復憂吾母若是衰年其何以處柩車所經是為屋隅子  
母之情於此何如勿謂彫落此懷長畢野蕞咫尺恍如

昨日

代朱季牟祭父縣尉

年月日亡父縣尉以是日出殯伯樞諸孤謹以酒漿豚  
魚之奠敢昭告於柩下嗚呼空村送死肺裂胃傷豈為  
禍故來不可當一柩在堂兩柩兩旁一作房蚤哭夜嘆欲  
死未亡私喪奈何父為巨創竊靈即去斷魂渺茫天乎  
不孝終古此觴

代曹子微祭母二首

九年冬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孤子豕敬以卮酒豚魚之

奠敢昭告於亡母孺人嗚呼空山送柩日其有幾曾是  
灾禍颯焉又至天之降殃如不克斃迺者屠裂尚有母  
氏含辛茹苦同是哀死今則與誰號斂吾母零丁一身  
單弱一女大叫空堂其何忍處三日而斂哭者畢聚所  
視前喪寃乎已矣

又代

於乎未及半年乃送雙柩生人慘禍盡此於身况茲一  
杯是為永訣眼枯無淚瀝血以告

代陳敦夫祭弟壽夫

元年春三月乙未十四兄以酒漿魚菽之奠致祭於故  
壽夫十五弟之靈嗚呼汝何促迫乃為此役竟滅其身  
無尸可哭亦有救廬於斯百年誰是客死汝乃不反九  
十之母懸懸汝歸一日南風幾回倚門豈謂汝死已閱  
數月聚屋一號眇視天末汝有幼婦汝有弱子我不敢  
哭恐慟其母堂之左辟招汝魂魄無限傷心寓此卮酒

代章由之又祭弟海陽尉

元年夏四月既望越十有二日壬午故海陽四十弟以是日掩土從父之兄三十九兄以卮酒家餐哭之墓下且諱之曰少年登科少年宦遊少年而死於汝無所憾一區之墓阿離未能祭而吾為之祭此汝妻汝母所以搥胸裂肺欲嘔其血者也

代方士登祭母

嗚呼吾母竟止是耶斷機之訓嚴闔棺之夕隔千冤萬恨吐腸唾血晨朝日東靈車且發縱有卮酒纍纍兒女

何情而為此一訣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林家仲祭母

嗚呼吾母之柩車未出門我則不敢即死吾母之柩車  
既出門吾又思所以畢吾母之念我亦不敢即死號天  
叫地情不逮語嗚呼冤哉嗚呼痛哉

代林耀卿祭丈母

於乎夫人偶來未還竟爾不起夫豈終焉蓋亦有地生  
則敬事死其敢負置棺我屋哭之如母吁嗟白頭嫁夫

育男一夕瞑目各東西南唯暮之春遠日斯至子來逆  
柩歸祀故里一杯長訣魂無悠悠義隨子歸我不敢留

代陳敦夫祭母

於乎吾母九十如百年巨木今其云亡何可告訴嗚呼  
哀哉昔先人未死乃如門戶一出母手况吾父既没而  
門戶纖悉非母其誰故我自童騃及今莫齒長子抱孫  
惟母是恃而不知有一日辛苦也言念及此涕血俱下  
嗚呼哀哉塗車既飭芻靈即遠平生母子如此卮酒嗚

呼哀哉

代陳子圭祭外舅

嗚呼百年姻婭其來也舊何哉後進復生

一作

華胄園

則共蹊屋焉並雷豈謂一疾而不可救一官南海歸則拂袖人有是非我如童幼所以死生皎皎如晝闇并共哀矧余甥舅追念曩昔雙涕如溜福也每哭心狂目瞽莫春雨寒薄醜豆雖則寓情此情曷究

代曹敬曾祭父

年月日亡父以是日成服孤子敬曾隨曾祖母祖母及  
母以酒漿魚豚哭酹於柩下喪禮不二斬謂天惟一天  
而父惟一父也三世嫠母乃屬之藐孤抑不知此身可  
以事三世之母如父之欲瞑目忍死出一語者否乎長  
號大叫天乎哀絕

代友人祭陳伯順

嗚呼伯順朋儔心高場屋意健平生未騁竟死寒牕昨  
者同堂子亦脫屣早聞警策葩卉初抽豈其能殃竟不

克壽子以妙年伉儷俱殞有子而嬰有母而老雙柩嗟  
峨何者心目官橋西行曉月東上一卮永訣千古摧心

代鄭釋卿祭妹夫伯順

嗚呼吾妹外也死之百有二十六日而伯順死人世悲  
冤今昔殃咎未有如是其甚也吾與爾比隣與爾朋友  
與爾親戚平生胸腹豈一哭可了外也事爾歲月未久  
男在稚齒女為乳下兒嗚呼哀哉少年夫婦同時彫殞  
乃留孩嬰墮人眼淚吾父母及爾母也各已白頭每一

哭汝即腸寸斷而心縷裂也天寒雙柩慘慘一卮百年  
未死痛不可盡嗚呼哀哉

網山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七

宋 林亦之 撰

祝文

試妝

年月日曾孫某敬昭告於曾祖考妣某之女卜以是日辛卯適於鄧氏槃有酒漿几有穀菽曰有鬼神是用以告  
惠安親迎

年月日曾孫某謹以酒漿雞豚之奠敬昭告于曾祖考承事妣太孺人某適某卜以是日親迎迺如斯遷盥手以薦示不忘所由始也敢告

陳子白醮婦

迺滌斯缶迺蠲斯俎迺告於爾神此為庶人之禮也敢告

章徽之醮婦

乃仲次邴乃消良日乃以其婦盧氏見是雖非古是安

得為非古也

曹子微醮婦

阿季之子豕以是日授之室所謂棗栗於物則微於禮則重也

丹井罷齋

惟是春月一來丹井山泉不枯夜竈無恐茲豈無相之道耶歲行盡矣羣居謝去曰有卮酒以告於神神其必賜之飲此酒也

紅泉堂集

昨者羣居嘗於此乎假館一歲之福唯神之錫今復為  
是集敢有告于神禮也敢告

孔子廟上額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醴之奠致告於廟門之神孔子  
門牆周徧六合乃如此土亦有宮庭祠題一新士氣十  
倍盥粟以告示不敢專也

神祠

年月日網山林某謹以果酌告於祠下昨者湘鄉嘗一  
至乎此而此里衣冠燦燦可數今茲且來又何敢望先  
達亦以假館信宿必謁於神祠此為古道也

聘書

鄒子西

一門所出有如兄弟之驩百里相期還遂婚姻之請顧  
茲結好不待費辭惟於羣從之中曾是兩言而決載瞻  
萱草敢陳束帛之儀更把茱萸即聽雙魚之賜

修仲

去家十里夙聞矍鑠之翁有宅一區敢拜綢繆之間以  
夫婦之前定非卜筮之可憑謂闕然阡陌之殊而有此  
婚姻之好託丹青於束帛願走下風結忠信於百年請  
從今日

曹子微

登堂拜母不惟結好於一朝納采問名蓋亦託昏於兩  
世豈謂老大尚許後來實惟久要之不忘遂使請謁之

如舊東床坦腹蚤聞二子之賢舅氏同心更藉片言之  
重

章徽之聘盧氏

官塘一帶有如杜鄴之間鹽海雜居敢辱崔盧之族况  
千里還家而事非曩昔豈束帛通好而語及綢繆為慕  
廣平之才名深愧嗣宗之子姪盟雖前定蓋緣合席之  
驩吉有他來更賴大家之訓

方徽之

載瞻華裔是為百乘之家豈為華門敢拜儂皮之間蓋  
慕賢者之必有後益慙稚子之未能文爰及仲春即諧  
佳偶三山可想已聞不日之盟一水非遙況是同邦之  
好

陸提幹聘吳氏

季札何其君子弗改前言陸遜未有遠名敢希貴冑實  
由數世之託遂合二姓之歡伏承某官第幾小娘子夙  
蘊婦儀幼閑姆訓某第幾學生某箕裘未習詩禮願依

幸因匪芥之言輒拜委禽之請雖齊非偶也禮必在於  
固辭唯鄭有請焉盟敢忘于如舊

陳子牙

早以交情遂憑媒妁唯有取於丹青之託故不謀於龜  
筮之言豈邕南使者之家乃如姻偶實汶上故人之好  
素辱綢繆此雖藉於久要蓋亦歸於前定少陳菲幣即  
聽俞音

回鄧氏

結言而退尚賒半紙之書修好乃來還拜雙魚之賜自  
惟孱弱敢辱謙冲以不忘夫締袍戀戀之心而又有此  
束帛交交之寵寧逡巡而弗聽當繾綣以如初亦以老  
夫欲男女婚嫁之畢請從今日有草木臭味之同

惠安納采

曾是生男唯欲婚娶之畢豈為擇對要先人物之求以  
賤息於城南讀書之時而名家有東床坦腹之問乃言  
繾綣不計道塗苟非同心之如蘭奚敢出疆而載質問

名納采蓋一從於先生之言自始及終若無預於迺翁之事

回鄧氏請期

惠而好我莫非秋實之言終焉允臧當卜歲寒之月

高子羽請期

卜云其吉是惟十月之交我不敢知更藉一言之決

陳子白請期

龜長筮短皆言暮歲以相期橘綠橙黃况是一年之好

處

林履之請期

至冬十月欲修秣馬之儀黃髮一言即聽抵龜之決

回鄧氏定日

五禮已備又傳聞於尺牘之來十日為期當再拜於大門之外

網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八

宋 林亦之 撰

青詞

真君生日

橐籥何私凡有求而皆至乾坤未毀如常睹於始生敢  
憑祕章少露微悃伏念臣某等同此宇宙雜然蠢愚為  
血光之所蒙去道體而益遠惟是巨靈彌誕之月乃為

暮春祓除之時玄旆遙臨常恐六合之隘長劍所指即  
看五嶽之摧有是神明接於耳目爰抽尋於仙笈用報  
答於良辰伏願邈爾蒼龜翩然黎駟雖莫測於莽眇之  
際若有觀於胚胎之初白日青天苟於斯而不老紫袍  
金帶宜與是以長存

祈雨

吁嗟求雨適當仲夏之時膚寸合雲敢起崇朝之望是  
雖人欲其亦天心竊惟並海而耕可以為田者少雨不

時降歲其多荒劫是懷新之苗已如蘊崇之蔓非呼天  
而有禱即望霓之無由爰躋龍蟠以救龜坼伏願羣仙  
並下列聖洞昭掃蘊隆於須臾望阡陌而沾足無遠不  
被沛然三日之霖可祝而來倏爾一念之頃

李監倉希彭祈安

同此太空孰是陰陽之患蠢然有物莫逃疾病之攻身  
不自由天其可問伏念臣爰自初仕唯知有公官雖賤  
而蕭爾忘疲日不足而繼之以火以是彫憊忽如沉冥

海角無醫途人試藥幾頃刻而莫救偶喘息之僅存寡  
過未能殆去生於一髮捫心自咎恐獲譴於三官乃罄  
單辭庶通玄鑒念星辰之不遠問罪垢之自來微妙難  
窮敢恃有涯之養生成可託莫如無禍之長

又代

歷官三十年敢後簡書之畏去家二千里遽纏風木之  
憂輒自內慙豈為天譴伏念臣賦性褊急為人蠢愚何  
疾病之相嬰有手足而無用閉門養疴於臣之身固無

不可隳官曠職於公之事竊所未安爰藉科儀式禳垢  
禍大空所聚若混沌而無知一物雖微實生成之是託

陳監場夫人

觀乎宇宙不逃轉徙之中適爾形骸敢作久長之想幸  
延歲月莫謝穹昊伏念妾林氏依村結廬去囂遠市以  
此為寡過之道庶幾有殘息之留大化渺茫豈微塵之  
或數行年八十偶斜日之尚存念人世之幾何於中壽  
而蓋鮮或頃刻須臾之已滅或春秋晦朔之不知孰謂

金史卷八十八 卷八  
時人有如晚歲敢憑真筮之語用答皇天之慈伏願翩  
翩雲輶祭祭月御唯是一念之頃有來萬里之遙風燭  
逡巡偶有餘年之幸乾坤浩博難名報德之私

趙縣丞伯達

三月聚糧曾有渺茫之請一年好處敢忘橐籥之私輒  
罄丹衷仰酬玄鑒伏念臣某江湖短褐杞菊枯腸空山  
矻矻以為勞青雲悠悠而不偶非敢望於金閨之彥殆  
有同於山澤之癯昨者微官本自太上重熙之日終焉

中第又惟隆興曠世之恩自視無他技焉莫非有造物者敢憑真誥用款蒼靈謂千年有此遭逢豈一藝得於攀悅茲大德以罔報愧單辭之甚微白馬青袍已見長年之有託雙松鉅竹更祈他日之無慙

曹錢監夫人

大化晦冥奚有萬殊之辨至仁惻怛或憐匹婦之愚俯盡微衷仰投玄鑒竊念妾陳氏未過壯歲早喪良人顧隻影以自憐斷此生之長畢謂是嫠獨庶無咎殃豈為

殘朽之年有此疔瘍之苦雄黃石膽已盡索於方書倍  
阿鮭蠶恐或侵於夢寐無所告訴徒切呻吟敢憑仙笈  
之琅琅有覩明星之皓皓伏願帝車遙降魁象來臨於  
有無恍惚之間得璀璨翩躚之狀人情不遠窮必至於  
呼天道體難名福莫長於無禍

王縣丞夫人

至精莫睹孰窮宇宙之心幼女何知敢有呼天之請蓋  
言悲痛曾是款求伏念妻亡母林氏少雖宦遊壯而發

處唯田畝經營之念無毫毛過當之思不謂三年有藥  
裏關心之苦胡為一夕隔泉臺長夜之悲自憐兒婦之  
愚莫知罪垢之故敢憑素簡用扣朱陵是為度人之津  
梁故起念母之夢想伏願泠然雨帶恍若雲裳雖相去  
於杳冥若有接於耳目莫言五女於緩急以無能即見  
九幽在頃刻而得度

張景言為父母

問死而問鬼神孰制短長之命呼天而呼父母莫勝號

裂之情祇叩瑤壇興陳丹懇伏念臣某亡父從政即可  
遠嚮從壯歲叨竊微官盖有時而為貧故不憚於涉遠  
戍瓜欲去書筒亟來臣適造門母已隔世臣之血方繼  
臣泣而盡臣之父復枕臣膝而亡况弟妹之兩捐兼奴  
婢而同逝嘈峨載柩縹緲還家下三水之孤舟瘴來似  
墨出萬里之巨海浪高如天夫何罪愆有此凶譴爰藉  
超生之科笈用為度死之津梁伏願列聖洞垂羣真並  
下聽步虛之寫水去斷梗之羈魂地北天南豈在大空

而或異鼠肝蟲臂一歸至道之不言

疏

重建龜山塔院

螺紋江頭乃萬家之繁市龜山塔下有百年之精廬不  
惟此桑邦祈福之場况是古莆菴行道之處何忍毀瓦  
忽如故墟有欲發一念之微似又非隻手之力敢求諸  
檀施同結此善緣

福真觀開堂

丹井名區玄都勝地有來傲福曾是問津苟為蔬食之  
弗克即見香火之或廢敢求檀施有開倒廩之懷勿謂  
神仙自多辟穀之術

衆人祈雨

吁嗟求雨已無望於雩壇翻覆為雲更有祈於龍井謂  
人事之已盡庶佛力之可憑即見巨靈有來膏澤

記

遊羅漢院記

九月二十日月魚子同吾黨十有二人遊鍾山日向夕  
幽趣未足更登一小垵望其下有破屋一區或識為羅  
漢故院四邊無尺椽惟中央一古殿傾崎僅存殿中有  
數隻兒子塵埃一色睨而視縱橫皆佛軀或斷其臂或  
闕其鼻壁之西北角有聖僧椎子一枚蟲食其半屋梁  
上掛一片破甑翩翩欲墮而世尊尚巍然於高坐上開  
目微笑如鄉者說法時也同游見之傷嗟不已予遂以  
手摩挲蟲注椎子生贊歎心云此真所謂法王法如是

也又有語我者此去大湖十數里有一院目之為大藍  
南北西東固無籬壁佛殿上頭亦無屋子蕭然數柱筑  
筑而立下有藏經一櫃櫃板已壞爛而經卷所寄乃  
在風雨草露中半為蟻窠半為朽壤耳又西過橫塘一  
帶有如東林不惟薪石既毀所謂故基徃徃莫辨前後  
沙門惟指一草埔為住持予聞此語不覺失笑隻履西  
歸謂佛法即滅所賴有此生生無滅也月魚子平生不  
學佛偶聞此語便欲寫之碑陰而草莽無有刻之處入

門已昏黑即促燈書之聊以補傳燈錄之闕彌勒下生  
當有肯吾語者不也

上梁文

海口夫子廟

伏以虎符千里有嚴俎豆之容鳧鷖一同爰重簠簋之  
事奚為煮海乃獲升堂竊緣曩昔之時有是神明之像  
既不可毀所宜更新况斷垣敗壁之猶存有故國喬木  
之可想行人怵惕過者悲吁若是棟題或遷延於歲月

之後吾恐貌像已破壞於塵埃之中茲誠痛心所恨無力恭惟判府安撫節使大丞相當文翁之寄負周公之才訪祀典之有無參曲臺而斟酌仍其故址易以新簷豈以禮而許人蓋緣情而起義宮牆未改即觀百堵之成草木肅然如對兩楹之奠凡茲里巷所謂衣冠敢不駿奔有同執役適已消於良日爰用跨於修梁請奏驩謠以為盛事

兜郎偉拋梁東從此絃歌清夜同想得螺蚊添好語近

來龍爪又花紅

兒郎偉拋梁西兩兩畫梁如綵霓重見二年春二月五

人同日上雲梯

乾道二年海口有五人登科  
明年又為淳熙二年也

兒郎偉拋梁南八月黃花秋意酣况是圃邊曾學射曲

江好好看頭銜

兒郎偉拋梁北萬木蒼蒙聳山脊未說橋邊駟馬歸里

閭已自生顏色

兒郎偉拋梁上海內元戎舊丞相不有主盟如此翁斯

文安得今無恙

史丞相浩

兒郎偉拋梁下牛刀去袂何時把它年欲作舞雩碑記

取祠邊曾下馬

縣大夫劉敦昨嘗走海上經營故祠也

伏願上梁之後鄉田忠美風俗康淳即見海涯有同沂水青雲雋士已遶月以齊飛黃卷逸才更摩空而直上同是沾丐以極驩欣

網山集卷八